



恺蒂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英伦新居民

这杯茶，就是我的天国

听到甘伟去世的消息，我正在挪威卑尔根。网上的一条消息，经过中文系八三级的学姐转来，让人震惊，更让人不能相信。我赶紧打开微信班群，果然，已经有无数行泪目，那是六月十二日，以阴雨连绵著名的卑尔根是难得的阳光灿烂，江南正是黄梅雨季。

大学时代，我们寝室和甘伟的寝室是一个学习小组，他瘦得像一根葱，黑框眼镜下的脸是尖尖的，冬天时一件军大衣像是挂在空空的衣服架子上，我老家是安徽，他常叫我老乡。在学习上他不屑认真，但很快就在诗坛出了名，当了复旦诗社第七任社长，一首《黄梅雨季》让人竞相传抄，至今仍被人吟诵，成为经典。

大学毕业后，甘伟下海从商，好像开了广告公司，想他才华横溢，妙语连珠，定能写出很棒的文案，之后他走南闯北，做过多种生意。到了网络时代，同学的联络热乎起来，他是班群里的开心果。偶尔见到，无论是半夜三更在路边坐着小板凳吃小龙虾，还是聚会时烟里酒里海阔天空，他的胡言乱语总是充满机智，同学的朋友圈，他常常会留下俏皮金句，真不知道他满是奇思妙想的脑子是如何转弯的。

他手携公文包，瘦瘦的下巴圆润起来，生意谈不上兴隆，但诗却没有间断过。他开了几年的公众号，叫“闲来读读甘伟”，有打油诗，译写唐诗，现代诗，旧体诗，都似信手拈来，依然灵动无比。在他过世之后翻

出重读，让人感叹。

那些《心灵鸡毛》的打油诗出口成章，写出人生无奈，也有些自嘲和自我解脱，最能让人会心一笑。

初恋出差上海 / 一起喝茶叙旧 / 看她容颜已老 / 突然有点难受

朋友弃文从商 / 差点赔个精光 / 从此安心赚钱 / 不想诗和远方

他的旧体诗虽平仄格律并不严谨，但自然天成，如《再与友人》：

水读长路我读书，
夜阑月小一灯孤。
凭窗谁与说五典，
登台少闻诵三都。
日久不思家远近，
情多闲看云卷舒。
他年梦中惊坐起，
青丝肝胆两相枯。

而现代诗依然是他的灵魂，如《日常生活》：

黄昏时，我的心情会抑郁一点 / 如果碰巧在下雨 / 情况会更差 / 这个时候，我习惯泡一杯茶 / 放在面前的茶几上 / 我会将脸慢慢贴上去 / 感受越来越温暖的温暖 / 越来越浓的香气 / 我的灵魂会逃出身体 / 附到一株遥远的茶树上 / 这个时候，这杯茶 / 就是我的天国

再如《断章》：

雨夜，垂危的芭蕉吐出遗言 / 我要死了，你替我活着吧 / 记住，不要像我一样 / 死在语言里 / 死在意象里 / 死在韵律里 / 甚至，不要死在雨天。

而他，则永远被锁进了黄梅雨季。

而他，则永远被锁进了黄梅雨季。民

而他，则永远被锁进了黄梅雨季。